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法傳全錄卷二

東莞 陳 建著輯 武林 高汝枚 訂

雲間 吳 楨增刪 高 鼎煒 校

戊戌元至正十八年 正月余聞使判官莫倫赤市鹽浙

東還泊龍灣我兵邀之莫倫赤自稱安慶使者 上問

之曰余公元名臣便當道皆若之天下豈有亂者哉命

諸軍勿得侵掠以禮晏勞之遣還且曰告余公善自為

守又曰老趙在池州素無仁心恐汝去不能免也吾以

書與汝至則以示其左右莫倫赤至池州果為其所扼

以書示之趙省書曰但免汝一死耳鹽貨不可得也悉

皇明法傳全錄卷二 高皇帝

上未重余公復立國此

余公在安慶雖為元守實為我州自余死而安慶為

深交誼所
得矣

設營田司
國家以農
事立國農
爲根本生
財聚人之
源也若友
誼士誠不
以農爲業
日事標掠
可久恃乎
哉

爲所掠而莫倫赤僅得生還

余關守安慶以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
統水軍戍守陳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搗山下伯顏與
戰四日夜不勝關遣兵扼之敵兵志甚并軍樹柵起
秦樓來攻晝夜不息關徒步提夫血戰柵首無身
亦杖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乃引刀自剄墮青水
塘中死妻妾子女皆赴井死贈國公諡忠宣

二月以康茂才爲營田使上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

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令

軍務實股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于農事故命爾此

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濳務在蓄洩得宜大

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

走所至紛擾無益于民而反害之則非附任之意○鄧

不娶

桑世傑

愈遣部將王弼孫虎等取婺源斬元將帖木兒不花○
命廖永安俞通海桑世傑等討張士誠江陰石牌海寇
其帥樂瑞率僞州判朱錠等拒戰世傑奮戈躍馬陷陣
戰死永安等大怒奮擊大敗之盡獲朱錠等海舟奪回
馬馱沙擒樂瑞

國初諸大將死忠王事者桑世傑
爲首後進封永義侯配享太廟

取青陽

李文忠
用兵

李文忠等進攻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皆下之文忠
復擊敗元院判阿魯恢兵于萬年街遂破苗僚于於潛
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恃此驕富莫有
鬪志因激怒使盡殺所獲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擊
聖明能傳錄 卷二 高皇帝

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衆咸奮勵進次淳安夜襲破偽
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

三月李文忠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嚴州 上大喜授文

忠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

府事嚴州守禦時嚴新破城壁未備而張士誠遣其徒

率苗僚水陸奄至城下文忠出將大敗之復取所斬俘

馘載巨筏中乘流而下水寇見之遁走○郭彥仁充本

司都事文忠與大海有隙 上批示彥仁曰自能鳳三

年調汝專掌行征兵案今來將及一載多受勤勞更兼

軍中調和士卒其間中正甚厚吾託汝于軍中正使晝

聖訓此論
殿殿想事
真所謂惟
心蓋服也

夜無憂家昏不必多慮時遣人齎送糧薪雖令將士莫
勇實賴賢豪謀佑勇者必勝夫事速成後事一節正謂
保指揮指文忠我之親舅胡大海我之腹心前者曾謂二
人不和且保指揮我之身也胡大海我之心也身包其
心心得其安心若定身自然定汝必于我舅處叮嚀說
知將胡院判以赤心待之節制以聞之使我所圖之易
成于是彥仁懇道 上意將領和忤所向成功○苗將
楊完者率兵屯嶽之烏龍鎮欲攻建安李文忠鄧愈合
兵擊却之士誠又遣兵入寇文忠過鮑婆嶺繇碧塢破
之敵至大浪灘復出烏龍嶺破之于胥口克汾水士誠

李文忠取
浦江

兵進斬首凡千餘

六月李文忠兵進浦江禁焚掠示恩信民大悅元帥太
不花納款降

嘗兵敗兵者宋聚族同居至元旌爲義門俱
避山林文忠勸得之悉送還家禁軍無掃掠

元帥趙德勝謝再興等率兵畧石埭縣與陳友諒遇戰
敗之擒其將錢清孟友德張遵道及部卒四百餘人○
張士誠兵寇常熟廖永興與戰于福山港大破之

七月永安又破士誠兵于通州狼山獲其戰艦而還江
淮旣亂元兵屢敗議者以爲苗兵可用遂自湖廣招至
苗將楊完者等至則累破張士誠兵歷官至左丞然苗

取宜興

性貪殘好殺所過抄掠屠戮慘不忍言士誠爲所窘既降欲圖之而元江浙丞相達謙帖木邇亦厭完者驕橫不可制乃陰定計用士誠兵圍之完者兵敗自殺部下皆降散員成等遂率所部詣李文忠訖欵完者旣死士誠益無所憚旣併嘉興紹興皆爲士誠所據

十月張士誠兵寇常州湯和等擊敗之○徐達邵榮率師攻宜興久不下上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若斷其餉道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等乃遣丁德興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之○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徐

永安傳
後四死

設立民兵
此制不獨
國初可行
今日亦可
行萬世無
弊之法

達等、拔宜興、復擊張士誠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僞同舍
呂珍、與戰不利、送爲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囚之、
○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
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
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
爲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
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爲民、如此
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庶幾寓兵于農之意也、○劉福通據汴梁、迎韓林兒都
之、關先生破頭濬、率兵分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

城立興

太行、焚上黨、轉掠塞外諸郡。○毛貴攻元滕州，守將以城降。田豐攻陷順德，關先生以察罕帖木兒還兵河南，遂引兵自塞外東還，攻保定，不克，陷完州，又西出掠大同，興和中都諸郡，軍聲大振，乃還兵東向，至高麗界，焚上都宮殿，攻陷遼陽，元總管李震死之。

冬十月，以楊國興鎮宜興，國興嘗率精銳，偕諸將出太湖口，趨州攻舊館，破士信，又平宜興堰口，并楊氏三十六寨。上因命總督十道鎮之，國興秉義靖難，勞來安集，一如父母，議者比之羊祜，民歸日以千計，遂城宜興，僅三月而完，士誠水陸來寇，國興親矛，張冒矢石，與

勇將而兼
之循吏者
也

將士奮擊敵大敗。又梳壘砲擊賊船溺死者數萬。士誠
僅與數騎遁去。嘗援長興有功。入見。上勞曰。長興賴
卿相援國興計日唇齒之邦。理固當然。臣聞趙有廉頗。
藺相如而強。秦不敢加兵。但臣孱孺愧不及廉藺耳。
上曰。卿之學問近亦進矣。後因賦中流矢卒。上哭之。
慟曰。吾失一名將。戊申一新天下城隍之命。封國興爲
宜興城隍顯佑伯。

十二月樞密院判胡大海攻婺州不克。上自宣歷徽
道蘭谿帥師十萬往。先令掾史周德遠入城招諭不下。
迺督兵圍之。時元參知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軍至此。

叅謀胡深章濫議爲守備造獅子戰車數百輛以弟石
抹厚孫守婺繼令深等將軍師爲援自率衆萬餘出縉
雲以應之深至松谿觀望不敢進高皇帝謂諸將曰
婺倚石抹宜孫故未肯卽下間彼以車戰兵來援此豈
知變者松谿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今以精兵遇之其勢
必破援兵旣破則城中絕望可不勞而下之翌日命金
院胡大海養子濟誘其兵于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擒
其前鋒元帥李彌章并獲其所制驚馬器仗深等遁去
深之來也晨起見西北有黑氣東南有白氣其長亘天
頃之白氣爲黑氣所蕩深知其不吉恐衆心驚懼謬曰

敵人將敗
白氣爲黑
魚所遊
上將劫其
乃五色雲
妖祥之無
關禍福也

得一王宗
顯而許心
來滿笑沉
等皆主

今日有殺氣戰必勝已而戰敗城中勢益孤臺憲將臣
畫界分守意復不相能於是樞密院同僉寧安慶都事
李相開門納大兵潮東廉訪使楊惠婺州達魯花赤僧
住皆戰死執其南臺侍御史帖木烈思等官入婺州下
令禁輯軍士剽掠有妄取民財卽斬以徇民皆安堵城
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似蓋城中望之以
爲祥及城下通知爲高皇帝駐兵之地改婺州路爲
寧越府以儒士王宗顯爲寧越知府宗顯和州人博
涉經史避亂僑居嚴州胡大海荐于上上令宗顯前
往婺城探聽得其城中守將各自爲心回以告上上喜

首崇儒
厚蓋等常
耕稼所及

太祖憐
以不殺
民爲成
所三代之

曰我得娶城令汝作知府遂進兵而元將寤安慶與其
儕果不相能夜遣都事李相縵城請降約開東門納兵
上許之兵入城遂下召儒士許元葉瓚王胡翰汪仲山
等十餘人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命宗顯開郡
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沆徐原
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
不欣悅○上定寧越欲取浙東集諸將諭之曰克城

祀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北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
舉而遂定今斯克娶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于
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

得天下以
仁也

身明注傳錄 卷十七 七
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
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
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
成矣。

眾謀暨

已亥

元至正十九年
宋龍鳳五年

正月胡大海李文忠取諸暨士誠

諸手以攻
敵妙

天將軍以
信義服人

將華元帥遁去其衆恟未定復作亂呂珍率兵來攻堰
水灌城大海援之奪堰水灌珍珍竄感卽馬上折矢誓
求解兵去大海許之都事王愷諫曰賊狡得難信不如
擊之大海曰復果來吾有以待矣且言出而背之不信
旣縱而擊之不武遂縱之去收諸暨爲諸全州○樂平

許瑗謂見

有雄畧亦
識是勘序
本領

別英雄如
經用寫從
堯至

儒士許瑗謂見瑗聰明過人至正初兩以易經舉于鄉
皆第一及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至
是謂上于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之
士勢不獨安夫有雄畧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
能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
與成功上曰今四方分擾民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
饑渴方廣攬羣議博收衆策共成康濟之功瑗曰如此
實帝王之道天下不難定也上喜卽授博士留帷幄
參預謀議未幾以太平爲股肱郡命瑗爲知府○命樞
密院判耿再成屯緡雲縣黃龍山規取處州黃龍四面

手絕再成樹柵其上以遏其衝敵兵來咸誘敗之○鄧愈畧浙西臨安大破張士誠于開林寨

二月張士誠兵寇江陰滕艘蔽江僞將蘇同僉者建牙君山指畫爲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也有頃敵陣于江壩良命弟禎整兵北門當其西北而以十餘騎蹀之擒其卒數人餘莫敢前且分兵欲攻我東門良遣元帥王子明馳出擊之生獲五百人殺溺甚衆敵宵遁去未幾復寇常州良聞道殲其援兵于無錫之三山敵狼狽奪氣倉皇旋軍自是不敢犯境其舟師不敢沂大江上金焦上召入見勞之

泰和以
大北故

國珍亦識
時秘

諸達大友
退于漢高

日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之馬
馬珠玉不足以旌其能命諸儒臣爲詩文以美之

三月王師克金華

上遣使往慶元

今寧波

招諭國珍國

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

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爲

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

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三郡來附且以其次子

闢爲質上曰古人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

交質皆繇未能相信故也今旣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

與如青天白日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關而

遺之○金華有民獻一女子年方笄能作詩上怒曰
我取天下豈以女色爲心耶命誅于市以絕進獻

高汝試曰興國之主好賢遠色亡國之君悅色親佞
卽如順帝寵西僧行房中選氣之術並演操見法又
有所謂善惡術者三五者能取子女每遊曼以宮女十
人按舞名天寶舞樂舞師無度男女裸處羣僧出入禁
中觀聲達外嗟乎古來未有荒于欲而不昏于理者
太祖明見及此有絕女色辭
欲不正不可得矣

陳友諒遣趙普勝冠太平總制費聚等擊敗之獲其糧
萬餘石普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祭于柵
江口破走之

四月張士誠遣其將呼囉張侵常州吳復敗之于高橋

人才地勢
顯如刻日
寧土邦人
善在此三
人者得本
祀而事之
色在寧武
開平下世

取池州

○張士誠遣兵侵嚴州至大派灘李文忠遣部將何士
明破走之自是賊兵不敢復窺嚴州○上白金華將
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寧越爲浙東重地必得其人
以守之吾將歸建業以爾爲才故特命爾守其衝處紹
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
石林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據
數郡與寧越密邇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竅間
取之此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仍命侯原善王愷管勾
樂鳳綜理錢糧軍務事○徐達俞通海趙德勝等擊趙
普勝柵江營賊棄舟走獲巨艦餘艘數百進取池州擒

皇明去專錄

卷二十一 高皇帝

十一

僞帥洪鈞等時。上親征浙江。方憂趙賊剽劫。聞捷大喜。賜徐達等賞各有差。○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馮國用卒。年三十六。

馮國用之典親軍也。率復有左勳合古道。其死。則上憫惜之。及張平駕臨墓致奠。○後追封鄂國公。塋像祭于功臣廟。

以常遇春爲鎮國上將軍。同元帥朱馬兒守金華。馬兒姓徐。上養以爲子。

太祖于國初時。所克滅池。多用養子作心腹。與將同守。如得鎮江。用周舍。卽沐英。得宣州。用道舍。卽行文。得得嚴州。用保兒。卽李文忠。得處州。用柴舍。卽朱文。又有金剛奴。並先買。騷。真童。潑兒之類。皆養子也。

後百字
食之

取無爲州

七月 上以無爲州逼近射服未附命元帥朱文進率

友諒進攻克之

克潛山

八月徐達遂克潛山

取衢州

九月常遇春胡大海取衢州○張士誠遣兵侵常州吳

復擊敗之○僉院俞廷玉率兵攻安慶不克歿于陣

廷玉通海父也太祖初駐和州謀渡江無舟廷玉實借諸子借衆將率舟師應機來歸故上所以拔俞氏者尤厚後道封高郵郡王

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之六月俞通海攻趙普

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上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

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二用計以離之一夫之

聖子科獻
河若視火

用間之法
如十力戰
成大功往
牲由此

取處州

力耳會普勝有門客通術數善畫策普勝以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果疑客懼遂來歸厚待之盡得普勝平日所爲又重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深忌之又有言普勝將歸于我者反是憤潛山之敗詐以會軍爲期自是至安慶圖普勝就舟中執殺之併其軍

十一月胡大海耿再成駐兵黃龍元處州守將奈政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叅謀林彬祖屯萬渡鎮撫陳仲真等屯樊嶺元帥胡琛守龍泉以拒我師士無

宜孫死去
山勢敵矣

下不賊
上不疑
夾太盛際

閩志胡琛知天命有在。開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等聞之。卽出軍抵樊嶺。合攻之。連拔桃花嶺。葛渡。二寨。遂抵城下。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寧七邑皆下。未幾。宜孫收士卒。欲復處州。攻慶元。再成擊敗之。宜孫戰死。胡琛之降也。歸于元帥。葉琛以書諷之曰。今上天授。宜孫之徵立。功名者。不干此時。自階。能與戮力。且去年。宜孫戰。大敗。今年。我師。不以而勝。天意。亦可見矣。與其險阻。餘生。且久。耗若。改圖。可以保富貴也。琛然之。遂出降。能泉慶雲皆平。

上征浙東。因胡大海薦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四賢。故遣使以書幣徵之。李文忠守金華。亦薦王稔。許元。黃天錫。上皆徵用之。

取衢州

伯顏不
善于應敵
過春更善
于攻

上命常遇春攻衢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遣呂公車仙人轎長木梯。龍爪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偕以登城。又于大西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元守臣宋伯顏不花等悉力備禦。以束葦灌油燒呂公車。駕千斤秤釣。龍爪用長斧以斫木梯。築夾城防穴道。遇春攻之不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突入南門。燒城毀其所架砲。督將士攻圍益力。九月克之。

將遇春圍城兩月餘。攻學無虛日。元樞密張瑄度不能守。密遣其下詣降。是夕引軍士十餘人出小西門。迎大軍入城。宋伯顏不花不知其降也。猶督兵拒戰。城破城中奉火。大軍已入城。衆潰。擒其帥。得糧入下石。暖衢州。

爲龍潭寺

福寧州來

庚子

元至正二十年
宋龍鳳六年

正月元福建行省叅政袁天祿以

福寧州來歸天祿見王師下浙東諸郡方國珍歸附知
天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來納款上賜書褒
嘉之○以馮勝爲懷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馮國用卒
子誠幼上命勝襲兄職仍掌親軍

三月劉基朱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上喜甚曰我

創理賢館
處四先生

爲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

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以處之劉基自幼聰明絕人

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

舉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每以

劉基一代
偉人

妙在一言
不修

趙天澤水
雖也伯溫
實爲山孔
明

剛方不合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
時魯道原字文公與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
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
後有王者興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
狂悉去之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爲諸葛
孔明之流嘗作文以奇之方國珍反海上憲省復舉基
爲行省都事時基建議以爲方氏首亂宜捕斬之有劾
其擅作威福者乃羈管于紹興未幾復起以時不可爲
棄官歸里著郁離子客說基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
下括倉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因畫江守之此勾踐

張良字曄
覽其無併
吾之志者
能知天命
自不妄果
伯溫亦然

之業也。舍此不爲，欲悠悠安之。基曰：吾平生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爲，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倉卽處州府。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耶？適總制官孫炎以遣使來聘，基遂決計趨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嘉納之。

基爲高安縣佐，有進賢郭祥甫者，精于天文術數，見基聰明絕人，遂以其學授之。嗚呼！留侯受書于圯橋之老，而興漢；伯溫受書于高安之老，而興明。遂謂天果無意乎。

夏四月，皇子棣生。卽成祖文皇帝。

上問左師郎中陶安、劉基等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

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朱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素琛上然之。未幾以濂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司提舉。遣世子受經以溢琛並爲管田司僉事。基留帷幄預機密謀議。○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克分水縣。

五月徐達常遇春拔安慶趙普勝之水寨。陳友諒盛兵來援。遇春策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而伏銳士于九華山。明日友諒果來攻城。伏兵四合。斬首萬餘。生擒三千餘人。○張士誠以重兵攻陷宜興。徐達率邵榮廖永安等援之。復其城。獲衆三千餘。皆戰死。永安率舟師擊士誠兵于太湖。乘勝深入。後軍不繼。俄而水淺。膠舟。

永安安被

花雲賊死

花雲夫婦
死節

壯哉英雄
運人

遇呂珍爲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先是達部將生擒士德，敗其兵萬人。我師今欲以三千人換永安，士誠不從。士誠母痛士德，願歸永安以易士德。上亦不從。

閏五月，陳友諒率舟師入寇太平，圍城守將花雲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友諒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城中乏食，雲士馬俱餒，城遂陷。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王必滅汝。」斬爾爲膾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盡絕。守者刀連殺五六人，復罵曰：「虜非吾王敵也，曷不速降賊！」碎雲首，縛于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賊不輟。年三十九，妻郜氏。

文中丈夫

侍兒亦自
不凡

脫一險復
入一險人
一險旋得
一救孫氏
豈極主心
長而神圖
獲之耶

生一子方三歲雲與賊戰勢危部氏抱兒泣謂家人曰
城且破吾夫必死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
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雲就縛部氏遂赴水死
侍兒孫氏收部屍瘞之抱兒逃爲僞漢軍虜之至九江
軍中惡小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屬漁家鞠之僞
漢敗孫氏脫身至漁家復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曙登
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梓孫氏及兒投之江偶波濤中
有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嚼兒凡七日
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
偕行達上所孫氏抱兒泣拜上亦泣真兒于膝曰

千載可耻

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追之無所得。衆咸驚。

異。煒長命爲水軍指揮。

上悼雲死，追封東丘郡侯。時璩亦被執，罵賊不屈。死，追封高陽郡侯。立忠臣祠于太平，有司歲時致祭。

陳友諒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陷，急謀僭竊，乃于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鉞，搥自後擊之，碎其首。卽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群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畧無儀節。友諒旣陷太平，偕大號，聲音東下，建康震動。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一死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劉基獨張目不言。上召基入內，基曰：

人事天特
自以題卷

開張以開
士心不朽
之論

明于彼已
之分數故
應用如神

先斬主降議及奔山者。乃可破賊爾。上曰。先生計將
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
天道后舉者勝。宜伏兵俟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
在此一時也。上深然基策。○時友諒遣人約張士誠。
同侵建康。羣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上曰。不可。
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
乃以巨艦乘城。遂爲所陷。今彼既居上流。順勢來寇。舟
師十倍于我。猝難敵也。或勸上自將擊之。上曰。此
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
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

友諒欲約
士誠全攻
則敵勢重
大我軍未
免有怯心
上知彼銳
我怯利于
速戰且士
無固志必
予以死地

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于是召
指揮康茂才曰。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
汝與友諒有舊。宜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約爲內應。招之
速來。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
吾家有老閹者。舊嘗事友諒。其書令齎以往。必信其來。
無疑將行。上以其謀語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爲
憂。何爲更誘致之。上曰。此策不可失。釋今不爲。久則
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
善長曰。善。遂遣閹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見
閹者進書。甚喜。問曰。康公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

方可決勝
故偽降以
誘之分兵
此所謂先
勝後戰者
也神机哉

翻蹤巨敵
如玩弄嬰
兒于股掌

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卽至
則呼老康爲號關者諾歸具以告上曰虜落吾彀中
矣乃命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橋
成有富民自友諒軍逃歸言友諒問新河口道路又令
于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軍守之命馮勝常遇春率
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于石灰山側徐達等軍于南門
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
上總大軍于盧龍山今改名
獅子山令持幟者偃黃幟于山之
左偃赤幟于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
兵皆起各嚴師以待是日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

陳善友
諒呼應通
帝座

港楊璟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鉄石，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關者之謬。已卽與其弟，號五王者，帥舟千餘，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甚銳。時酷暑，上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上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風起西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陣。適雨止，命發鼓，鼓震，黃幟舉。馮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

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趨舟值潮退舟膠淺溺死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典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鯨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于其所乘舟卧床下得茂才所遺書上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命諸將追擊友諒至慈湖縱火焚其舟賊衆大潰至采石又大戰國勝以五翌軍蹙張定邊出皂旗號黑旋風者又敗之友諒不得息近至池州廖永忠率所部大呼殺人華雲龍躍馬搗其中堅有王銘者獨馳入陣賊攢槩刺之傷額旋轉三週殺傷過當流血淋漓敵衆大敗張德勝死

張德勝死

取信州

于陣、張志雄言、友諒東下、并安慶之兵、以今旣敗、安慶、單虛、上命徐達、以兵追之、遂拔安慶。

張德勝、後追封恭國公配
享太廟、仍塑像功臣廟。

六月、胡大海取信州、先是僞漢傾國入寇、上命大海出兵、搗信州、以牽制之、曰、廣信爲江州門戶、彼旣傾國入寇、我寧不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兵以臨之、則不可、大海親率兵攻下之、改爲廣信府、以大海子德濟守之、七月、故徐壽輝將鄱陽院判于光、左丞余椿、擊走僞漢將辛同知、取饒州、遂以其城來附、上命鄧愈往鎮之、饒濱鄱陽湖、陳友諒數遣舟師來攻城、愈與于光等連

饒州來歸

營以拒之屢撼其衆賊兵乃退○遺于戶王時齋白金
往方國珍附搭海舟至燕京體察元朝及察罕帖木兒
李思齊等軍馬事情

察罕者汝寧沁丘人初與同郡李思齊共起義兵討
賊察罕尤善用兵已亥秋克復汴梁福通復以其主
韓林兒走安豐山西秦隄等處次第討平察罕遂以
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訓練兵積穀
國謀恢復山東兵勢甚
盛故遣時往探之

以陶安爲黃州知府黃州既下上思得重臣鎮之曰
無踰陶安者至則芟荆棘開府治寬賦稅省徭役民務
一新士胥咸悅

方國珍既獻溫台慶元三郡不奉正朔上遣博士夏煜

十五字內
包含湯平
之本

楊憲等性諭之。國珍答曰：當初獻三郡時，嘗請天朝發軍馬來守，交還城池，今不見至。若奉正朔，則張士誠、陳友諒定必來攻，爲之奈何？楊憲曰：福基于至誠，禍生于反覆。不奉正朔，大軍必至，不可以甘言釋也。宜深思之。國珍曰：若要從命，必須以軍馬來守，卽以三郡交還，使者還。上知其心懷，兩端曰：且置之候，我克蘇州後，欲奉正朔，進矣。國珍聞之懼，遂遣其簡校燕敬來謝過，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上却之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布帛菽粟寶玩非所好也。○時安慶爲長江上流之要地，先是徐壽輝將趙普勝守之。

安慶高麗

江上流頗

難攻賊令

便夫之伯

仲何所逃

罪

立法必行

師律之嚴

可知

頗難攻取。主是我師遂進克之。命前巢湖將僉院俞伯仲鎮守。友諒尋遣其將張定邊復破安慶。伯仲遁去。還至龍江。上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陷遠遁。宜誅之。常遇春諍曰。伯仲係渡江勳舊。宜曲赦之。上曰。不依軍法。無以警戒後人。賜弓絃一條。令自盡。擢其弟廉僉行樞密院事。

十二月初。士誠遣兵據分水。新城之三溪。李文忠遣何世明擊之。斬其將陸元帥。花將軍等。一千餘人。焚其營。

辛丑

元至正二十一年
宋龍鳳七年

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慶賀禮。劉基怒罵曰。

劉基一古
取威定伯
正在此勝

泗州降

足國之謀
五原並舉

彼○牧○監○爾○奉○之○何○爲○不○拜○ 上○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
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代○之○計○

二○月○命○馮○勝○趙○德○勝○等○攻○高○郵○

三○月○泗○州○守○將○薛○顯○舉○城○來○降○顯○徐○州○沛○縣○人○勇○畧○過○
人○ 上○喜○授○以○指○揮○使○將○兵○從○征○ ○改○樞○密○院○爲○大○都○
督○府○以○兄○子○文○正○爲○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

四○月○議○立○鹽○法○置○局○設○官○以○掌○之○ ○置○寶○源○局○鑄○十○中○
通○寶○錢○ ○立○茶○法○令○府○州○縣○官○一○員○掌○其○事○

五○月○以○胡○大○海○爲○江○南○行○省○叅○知○政○事○守○金○華○

六○月○僞○漢○將○李○明○道○寇○廣○信○守○將○胡○德○濟○以○兵○少○閉○城○

固守遣人求援于父大海卽率師繇靈溪以進德濟聞
援至乃引兵出城與大海夾擊賊兵大破之王玉手擒
明道及宣慰王漢二并士卒千餘送建康上釋明道
及漢二仍舊職用爲鄉導以取江西建昌守將王溥漢
二兄也命漢二招溥使歸附○上問明道陳氏何如

明道具言友諒自弑壽輝將士皆離心且政令不一擅
權者多驍勇之將如趙普勝者又忌而殺之雖有衆不
足用也及安慶之陷上決意伐之召諸將諭之曰陳
友諒殺徐壽輝僭稱大號天理人情所不容乃不度德
量力肆騁兇暴侵我太平犯我建康旣自取禍敗不知

悔悟。今乃以兵陷安慶。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各厲
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
克。劉基亦言。昨觀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後。此勝師之
兆。願順天應人。早行弔伐。高皇帝曰。吾亦夜觀天象。
正如爾言。遂帥徐達。常遇春等。各將舟師。發龍灣。高
皇帝御龍驤巨艦。建大旗于前。署曰。弔民伐罪。納順招
降。諸軍乘風。沂流而上。時友諒江上斥候。望風奔遁。戊
戌。我師至安慶。敵固守不戰。乃以敵兵疑之。敵兵動。遂
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破敵舟八十餘艘。
獲賊船二十有七。遂克安慶。長驅至小孤。友諒守將。俣

友德及丁普郎迎降壬寅師次湖口遇友諒舟出江偵
避常遇春擊之敵舟退走乘勝追至江州五里許友諒
始知以爲神兵自天而下倉皇擊其妻子夜奔武昌我
師追之獲其所御玉研華蓋日月旂等物遂克江州乘
勝拔蘄州黃州興國黃梅廣濟旋師攻安慶下之

安慶自友諒敗余闕之後傷漢與我相爭者數矣其
觀形勝山深秀而頡厚水遙通而蕩潏東洞城至蘄
州無爲西宿松至湖廣黃梅池州東流接其南蘆州
舒城當其北得之可以王江表是以孫權克之而曹
操不寧周人平淮而李氏最感金人破光山而安慶
震此所以英雄並爭爲我有之江東可坐而定矣

六月 上視事東閣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
皆經澣濯恭軍宋思顏曰臣見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

感承之餘
結鐸之懸
閣轉之從
可謂兼之

傳友德來
歸

澣濯。卽夏禹之惡衣服。無以加矣。真可示法子孫。但恐今日如此。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上喜曰。思顏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及目前。未必及于久遠。或及已然。未必及其將然。見我能行于前。慮我不能行于後。盡忠于我也。賜之幣。以彰其直。復謂之曰。汝在前朝。頗有聲譽。爲主者不能知汝。及歸于我。數進讜言。斯固可嘉。思顏又曰。近句容有虎爲害。主公旣遣人捕之。令黎養民間食之。以犬無益。上欣然從之。命取二虎一熊。殺之分其肉。以賜百官。○傳友德率所部歸附。友德其先宿州人。徙居潁川。後徙碭山。勇畧冠一時。初從山東李喜喜。

伏讀此書
誠心實意
濟益善端

漢高黎坤
拜碑信光
武孝順侍
馬被唐宗

敗又歸明玉珍玉珍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聞王師
攻江州友德率衆降上喜其才卽用爲將○遣使招
諭江西諸郡僞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見江
州已破遣其部將鄭仁傑詣軍門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意劉基自後踢所坐胡床上悟許之賜書
慰諭之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効順之機此足下之明
達也又恐分故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
兵以來十年于茲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
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而來者益其意亦欲
立功當時垂名後裔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笑契合

賜金以懷
尉深如成
嚴之機故
權誠結納
相聖明知
高皇者耶

洞開重門
纓是聖主

洞見肺腑故嘗赤心以待之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
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
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
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
善戰以疑見僂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江之役
所獲長張張志雄梁鉉彭指揮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
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攻
江北功績茂著並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
尚待之如此况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
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爲之計廷瑞得書遂決

九江降

意請九江降。○元主夢大豕，火覆都城，因禁民間畜豕。比上兵起，元主召百官計議，適二狐從殿中突出，帝嘆且泣，卽命開建德門北去。

夫豕與朱、狐與胡，其音同，宋入胡走，神告之矣。先是元主召一術士，問醫修短對曰：國家千秋萬歲，除是日月兼行，數始盡耳。後已巳二十五年二月廿九日，亦有一星，月大明，兵至，元亡，數之前定如此。

十月黃河清，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積七日，十二月石州河清，至冰泮始如故。

高汝栻曰：傳謂黃河清，聖人生，愚以黃河陰類也。空濁而反清，乃陰干陽，臣干君，反常之徵。後世遇清，上表稱賀，悞矣。五代時黃河清，歐陽公謂非聖世之事。庚申黃河復清，順帝臨朝不樂，蓋知此意。卽如我朝正德時河清，而劉瑾擅權，萬曆末河清而魏忠賢肆惡，此亦明徵之可據者也。

黃河發源
千里
水本清
西城
合流
泥沙
幾河水
意故也

取饒州

鄧愈領兵襲浮梁，偽漢叅政侯邦佐棄城遁，遂取樂平。擊敗偽蕭總官五千餘衆，擒萬戶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州之境悉定。下月鄧愈駐兵于臨川之平塘。時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欵，而實無獻城之意。愈知其情，捲甲夜趨比且入城。克明單騎出走，又自度不能脫，乃遣其員外羅天錫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建昌等縣印詣降。愈遣其弟還新淦，收其故部曲。克明因請見上，以兵逸之。復逃後被執囚之。張士誠遣將李伯昇率兵寇長興，衆十餘萬水陸並進，敵勢甚盛。城中兵僅七千，諸將陳德華、高費聚等三路督兵往援之。寇兵夜劫營，諸軍

取瑞昌

皆潰。耿炳文嬰城固守，寇悉兵圍城，結九寨爲樓車，下瞰城中，運土石填濠，隍放火船，燒水關，攻城益急。炳文於城中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十一月，上在九江間，報亟遣常遇春將兵往援。兵至，伯昇棄營遁，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康茂才蔡遷等，敗偽漢八陣指揮，遂取瑞昌縣。

壬寅

元至正二十二年
宋能鳳八年

正月，上幸南昌，胡廷瑞率將校等迎謁，上慰勞之。

俾各仍舊官。建昌王溥、餘干吳宏、袁州歐普祥、黃彬俱率衆來見。寧州陳龍及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以

南昌歸降

以鄒愈
南昌

南

鄒愈爲江西行中書省叅知政事鎮南昌。上入城存恤。鰥寡孤獨。放所蓄麋鹿于西山築臺于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人民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城掠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爲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爲。以陷刑辟毋交結權貴以擾害良民。各保父母妻子爲吾良民。士民皆感悅。改龍興路爲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二月彗星見于危宿光芒長丈餘色皆白。丁酉犯

離宮西星光芒長二丈有餘。國初酒禁甚嚴。僉院胡大海領兵攻紹興。其子犯禁。上立命誅之。都事王愷諫曰：大海方戮力戎行，望赦之。上曰：寧使大海壞我事，毋因大海廢我法。遂自抽刀殺之。

二月，胡大海下嚴州。時劉震等從員成，自桐廬來降。大

非善族類其心必異用宜防之

海喜其驍勇，留致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

胡大海王恒俱被殺

海遇已厚，未忍發。李福謂其眾曰：胡叅政待我輩甚厚，然兵之柄在主將，不殺主將則事不成。舉大事，寧暇顧

私恩乎？眾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二十

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入分省署，陽請大海，至八詠

樓下觀擊。大海出城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於馬前。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谷。反顧英英袖出鐵錘。若擊矮子狀。因中海海腦仆地。英卽斷其首提於馬上。以示同僉。寧安慶院判張斌協其從已。復殺大海子關住。執郎中王愷。愷正色曰：「吾職居郎署。同守此上。義當死。寧從賊耶？」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真與之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子寅。掾史章誠亦死之。典史李斌懷省印。縋城走嚴州。告變于朱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掾史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谿。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降於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吳得真等復來。

降世明知王愷爲得真所害，縛至馬前，欲殺之。斌力請曰：「殺一得真，則降者皆懼，後人不復來降矣。」乃釋之。大海養子得濟，聞難引兵奔討。太祖卽命左司郎中楊元果至金華，總理軍儲事。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鎮撫其民。旣入，父老遮道訴曰：「士民不幸，遭叛寇屠戮，日夜望王師以解倒懸。今將軍至，吾屬無患矣。」文忠勞勉之，分遣左右，遍行鄉邑，撫輯民人，乃大安。○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賀仁德、聞英等殺胡大海，遂作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亂卽上馬收兵，不及迎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敢反。」賊將直前刺再成，中頸死。分省部事。

耿再成孫
吳穆

以王祐守處州

孫炎被執，幽之空室，賊卽環守之。脇炎降，炎不屈。賀仁德以炙雁斗酒餽炎，炎曰：「以此與公決。」乃拔刀割雁舉。卽酌酒仰天嘆曰：「嗟乎！大丈夫爲鼠輩所擒，我死義耳。」反覆賊死，狗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賜我者，吾當服以死，遂害之。」知府王道同爲賀仁德所迫，亦不屈而死。太祖聞處州之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朱文忠聞亂，亦遣元帥王祐等率兵屯縉雲。榮及祐等攻處州，燒其東北門，軍士登城以入。李祐之自殺，賀仁德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伏誅。處州復平，以王祐守之，榮乃還。

按功臣錄云，胡大海為將，嘗自誦曰：吾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爭附之。其死也，發人哀，勸如喪父母，耿再成、威名並于大海，二臣死，帝痛念弗置。後進封大海越國公，再成泗國公，並配享太廟。仍望像祭于功臣廟。初，大海未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炯炯，有光若星，及既死，敵兵有犯境，軍中或夢大海若生時，或夜光大光滿野，洶洶若人馬聲，師出輒大捷，似實有陰助者。

時二郡賊煽亂，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甚，會劉基丁母憂回，卽迎入城，一夕定之。基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候伺諸軍進討。時耿再成子天璧奉命往處，起發苗軍，中途聞變，馳至李文忠所，得父舊部千戶朱絢等，遂會同邵平章、張院判兵往討賊，遇賀仁德。

拒戰于劉山，擊敗之。諸軍進圍處城，平之。○陳友諒既陷吉安，令知院饒鼎臣守之。鼎臣慄悍，有膽畧，所至毒害人，呼爲饒大膽。時上在南昌，聞吉安告急，卽令大都督朱文正率兵攻取吉安。文正至，鼎臣出走，遂復吉安。以朱叔華知府事，兵還洪都。

三月，陞同僉李文忠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衢。

信處諸全軍馬，諸全卽諸營。

○張士誠聞浙東亂，乘隙調呂

珍兵十餘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告急于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兼密邇桐廬，賊境衝信，兵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與部下議，兵貴虛聲，揭榜于賊境，詐云平章邵

營領兵五萬已出江右右丞徐達領兵五萬已出徽州約會全華。旬日進抵諸暨勦捕賊兵見榜退五里下營待戰胡得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將兵來援適有降卒走報賊情德濟得其實與謝再興分門以守至夜半令軍士飽食鑼鼓砲鏡聲振天地一鼓出城寇營驚亂人馬奔走自相蹂踐德濟督兵追殺橫屍滿野呂珍部下渡河溺死片甲不還。

夏四月祝宗康太叛攻陷南昌初南昌之降原非二人本意既降數有叛意時出語咎胡廷瑞廷瑞康太之舅也故反覆開諭之未敢即發及上還建康廷瑞恐二

萬思誠案
探死難

人爲變，不利于已。適微言于上，上發使至南昌，令二人將所部兵往湖廣。從徐達聽征，二人舟次女兒港，遂以其衆叛。適遇商人布船，因掠其布爲旗號，反兵劫南昌。暮至城下，發礮舉火，攻破新城門，殺官軍。時鄧愈居故廉訪司，聞變，倉卒以數十騎出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者多遇害，愈窘甚，連跳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所乘馬，始得脫。從撫州門出走，還建康都事萬思誠知府葉琛，皆死于難。上聞愈奏，乃遣徐達等還討。師抵城下，祝康分兵拒守，達攻破之，復取南昌。祝宗走新淦，依鄧志明，後爲志明所殺。函其首來建康。康

南昌復定

太為追兵所獲送建康。上以廷瑞故特宥之。○南昌復定。上曰南昌荆江帶湖控荆引越乃楚之重鎮吳西南之藩屏得其地是去陳氏之一臂矣。况人好訟難制山寨未降者多非骨肉重臣其能治之。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薛顯等同叅政鄧愈鎮之。

六月田豐黃士誠刺殺元平章察罕帖木兒。豐等既降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結請察罕行營遂為所刺。先是有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已及于難。時元朝所恃羣

顯帝亦知
天文

察聖德
效義偉然
特立丈夫

雄所懼。惟一察罕聞難遠近莫不驚悼。上聞之亦嗟歎良久曰。元朝無人矣。事聞以子曠廓帖木兒代領其衆殺田豐王士誠取心祭父。

七月平章邵榮粗勇善戰與太祖同起兵濠梁帝待之甚厚自平處州還益驕蹇有覬覦心常憤憤出怨言部將有欲告之者榮懼不自安與趙繼祖謀伺間作亂

至是帝閱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爲變會大風猝發吹旗觸帝衣帝異之易服從上道還榮等不得發遂爲宋國興所告帝召榮等面詰之具伏帝不欲卽誅繫于別室召諸將曰吾不負邵榮而

風告之矣
天之所興
誰能廢之

榮所爲如此將何以處之常遇春日榮等凶悻一旦忘
恩義謀爲亂逆不利於主公將害及我等縱主公不忍
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生帝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
之涕泣與訣皆就誅○池州賊羅仲賢據神仙寨作亂
欲通張士誠杭欲震動常遇春趙德勝等討平之斬仲
賢○僞漢八陣指揮餘黨建柵南昌之西山趙德勝孫
興祖等敗之○安豐人曹良臣率衆歸附良臣英毅剛
果爲衆所推聚兵立柵以禦外侮約束嚴明至是來歸
上謂其將兵負固于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其誠可嘉
命爲江淮行省叅政將兵從征同時有韓政者亦集衆

千人立柵捍寇至是亦率所部來歸。上嘉之授江淮行省平章。

癸卯

元至正二十三年
宋龍鳳九年

正月元擴廓帖木兒遣使以書

來獻馬其父察罕駐兵汴梁。上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上以前所遣使未還不之答。至是察罕死擴廓代之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馬來獻。上復遣汪河送之報以書。

擴廓者察罕之甥王保保也察罕無子養以爲子。

故徐壽輝將明玉珍稱帝于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天統。

明玉珍起
于成都

王珍，湖廣益州人，初從壽輝起兵，倪文俊、留川蜀同
王珍守之，已而友諒殺文俊，執壽輝，王珍遂據蜀，賊
稱王。

劉福通死

二月，上命諸將分軍於龍江諸處屯田。至是，康茂才屯蓄充牣，他將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張士誠遣其將呂珍率衆十餘萬圍劉福通于安豐。福通遣人間道求援，珍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上率徐達、常遇春等往討之。珍大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走，遂命達等移師圍廬州。

四月，諸暨守將謝再興叛，降于張士誠。先是再興遣人潛往杭州，私易物貨。上怒其洩國事，召再興責之，命

築城保浙
東文正之
功大矣

所見略同

參軍李夢庚往諸暨節制軍事遣再與回聽調再與懷
怨因謀叛遂執夢庚以諸暨全城軍馬赴紹興降以兵
寇東陽李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退賊于義烏擊破之
胡深亦自處州引兵來援與文忠議以諸暨浙東藩障
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
五指巖新築土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柵靡不畢備

上聞諸暨叛遣使來議別爲城守計既至城已完上

大喜以胡德濟爲浙東行省叅政守之未幾張士誠將

李伯昇大舉入寇兵號二十萬圍城下城堅不可拔乃

引去○劉基自浙回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

前增之見
孫論甚正

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劉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旣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來侵，上遂伐陳氏。

四月壬戌，陳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艦高數丈，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爲蔽，置勝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榜箱皆裹以鐵，自爲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四而來。洪都城始破。大江友諒前攻城，以大艦乘水漲附城而登，故爲所破。高皇帝既定洪都，命移城去江三十步，以是友諒巨艦。

河堤將

不復得進，乃以兵圍城。其氣甚盛，都督朱文正與諸將謀分城拒守。參政鄧愈守撫州門，元帥趙德勝守官步，士步橋步三門，指揮薛顯等守章江新城，二門。元帥牛海龍等守琉璃滄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諸軍，自將精銳二千，往來以禦之。丙寅，友諒攻撫州門，其兵各戴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鏡擊退其兵，隨墜木柵敵爭柵，都督朱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城完。於是總管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五月丙子，陳友諒復攻新城門，指揮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

皇明法傳錄

卷二 高皇帝

三十四

皆妙自是
敵兵

實言其烈
趙德勝死

平章劉震昭敵兵遁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六月辛亥
陳友諒增修攻具攻水關欲破柵以入都督朱文正使
壯士以長槩從柵內刺之敵奪槩更進文正乃命煨鐵
戟鐵鈎穿柵更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盡
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友諒計窮又以兵攻
官步士步二門元帥趙德勝力禦之暮坐官步門樓指
揮士卒敵突發蹶張弩中其腰膂深入六寸拔出拊髀
嘆曰吾自壯歲從軍傷矢石者屢屢矣其毒無踰此者
豈非命耶大丈夫死即死耳所恨不能從主上掃清中
原勲業垂于竹帛耳遂卒

德勝性剛直流鸞。陛下驍勇每從大將軍出征。恪守軍令。不違尺寸。平生未嘗讀書。隨機應變。料敵如神。動與古名將令。迥贈梁國公。謚武桓。配享太廟。

○洪都被圍既久。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告急于建康。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至是凡半月。始得達見高皇帝。具言其故。帝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師久。又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帝謂子明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胡口。爲友諒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

張子明一
千戶兵談
兵勢而虛
情了了被

賊說而大帥不移亦一素傑也

布置楚楚百戰百勝之兵也

得富貴。子明僞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但固守以待。友諒怒遂殺之。先是徐達常遇春攻圍廬州。城三面阻水。攻之凡三月不下。帝乃召徐達常遇春於廬州。令還師。授洪都。秋七月癸酉。帝自將救洪都。達遇春亦自廬州還。帝召諸將諭之曰。陳友諒構兵不已。復圍洪都。彼累敗不悟。是天奪其鬼而促之亡也。吾當親往。爾諸將其各整戎楫。率士馬以從。是日會師。馮彝于龍江。舟師凡二十萬。俱發。癸未。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于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紫以退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

元末群雄
並起與我

太祖並驅
中原者惟

友諒耳

友諒勇悍

縱投大圍

而不後憂

噴而勢復

振中原勳

敵一世之

雄非我

太祖難與

爭鋒

七月陳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出大軍至即
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高皇帝率舟軍繇松門
入鄱陽湖諭諸將曰兩軍相鬪勇者勝陳友諒久圍洪
都今聞我師至而退兵迎戰其勢必死鬪諸公當盡力
有進無退剪滅此虜正在今日諸將受命皆自奮丁亥
遂與友諒師遇于康郎山友諒列巨舟以當我師帝見
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分
舟師爲十二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諸將近冠舟先
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命徐達常遇
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殺千

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大振俞通海復乘風發火
炮焚寇舟二十餘艘彼軍殺溺者甚衆元帥宋貴陳兆
先等亦戰死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遂乘之
達搏火更戰帝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
將張定邊奮前欲犯帝舟舟適膠淺我軍格鬪計無
所出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
乃服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人信之攻少絕遇春
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却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
帝舟遂脫承忠遂以幾刺遣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
士卒多死傷既而還春舟亦膠淺帝麾兵救之俄有

敗舟之來
天所賜也

鄧陽之敗
帝命徐達

還守連寨

原本之其

何其深遠

張志雄丁

普郎等皆

死難

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會日暮。諸軍欲退。

帝御樓船。鳴鈺集諸將。申明約束。諭以死生利害。諸將

咸以手加額。以死自誓。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己丑旦。

帝命

舟師畢集。乃親佈陣。復與友諒戰。諸軍奮擊。

敵舟不能當。殺溺無筭。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檣折。爲

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鈎刺之。志雄窘迫自刎。丁普郎余

昶、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

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敵兵舟艦相連。至曉。東北風起。

帝命以七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束草爲人。衣以甲。

胄。各持兵器。若鬪敵者。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于後。將

皇明去尊錄

卷二 高皇帝

三十一

赤壁之戰
不雄于此

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舟數
百艘燔烟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
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我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
友仁者卽所謂五王也耿一目有智數臬勇善戰至是
死友諒爲之喪氣普略卽新開陳○明日帝復諭諸將
曰友諒戰敗氣沮亡在旦夕今當併力感之於是諸將
亦自奮是時帝所乘舟楫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帝知
之夜令諸船盡白其楫旦時莫能辨敵益驚駭辛卯復
聯舟大戰敵兵巨艦艱於運轉我舟環攻之殺其卒殆
盡而操舟猶不知尚呼號搖盪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

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搏擊敵連
大艦極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謂已陷沒有頃
六舟旋繞敵船而出我師見之勇氣增倍合戰益力呼
聲動天地波濤立起日爲之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棄
旗鼓器仗浮蔽湖面友諒遂奪氣張定邊自以戰不利
欲挾友諒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乃歛舟自守
不敢更戰通海等還帝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公之力
也是日移舟泊柴棚去敵船五里許復遣人往挑戰敵
不敢應諸將議欲退師少休士卒帝曰兩軍相持我
若先退彼必以爲怯而來追非計也必先移舟出湖乃

友諒備賊
林敵深遠
曉兵法至
此更計他
所出何其
昧于強弱
之分天人
之數耶

可無失時。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
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于左。友諒
遂亦移舟，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友諒敗，其右金吾
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
謀爲再舉。其左金吾將軍曰：今雖不利，而我師尤多，尚
堪一戰。若能修力，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
捨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退失所據，一敗
塗地，豈能再舉耶？友諒猶豫不決。至是戰多喪敗，乃曰：
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將軍聞之，懼及禍，遂以其衆
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來降。友諒失此二將，自是

恭頌此書
理正義實
不矜不阻
自是堂堂
正正之聲
物也

兵力益衰。帝既駐師左蠡，移書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夷狄是爲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躪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一困於洪都，兩敗于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所致也。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隕兵弊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強，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

殺我戰
士我豐

其飾殘遺

還其俘獲

視度淺深

天壤懸絕

此實正告
之中本竟
其嘲笑之
意

丈夫乎。公早決之。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猶建金字
旗，週迴巡察，令獲我戰士，皆殺之。帝聞之，命悉出所俘
友諒軍，視其軍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
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之戰死者。我師遂出
湖口，命遇春、永忠、諸將統舟師橫截湖口，邀其歸路。又
令一軍立柵于岸，控湖口。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
書與之曰：昨兵船對泊，礮嘗遣使實記事，往不覩使
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夫自辛
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邇來中原英雄，與問罪之
師。使天子令諸侯，於是淫虐之徒一掃而亡。公之相陰

劉亦懼而往此公腹心人也部下將自此往矣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戰亡弟姪首將又何怒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萬勿作欺人之容却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答帝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意氣彌壯

友諒之怒
在不與我
天澤合從

而自相併
敵攻戰殆

樂在月以
至于亡耳

劉天壽不

○友諒住中既久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于都昌都督朱文正復使舍人陳方亮潛往燬其舟友諒糧絕勢益困八月壬戌陳友諒竊感進退失據欲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趨南湖嘶爲我軍所遇遂欲突出湖中

舟出湖口

魏其德以

廣其勢

笑

陳友諒死

潘具往祭

賀

賀

賀

賀

賀

賀

賀

賀

賀

賀

賀

賀

賀

帝麾諸將邀擊之我舟與敵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

酉力戰不已至涇江口涇江之兵復擊之張鑑冠大笑

賀帝曰友諒死矣帝笑曰無妄言復戲鑑冠曰縛

汝於水濱以俟乃遣樂人具酒往祭友諒以規其死

生且曰如其生往者必還若不還其死必矣而往者俱

被殺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

顛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殺敵益奮敵衆大潰於是

擒其太子善兒平章陳榮祥等明日友諒平章陳榮泰

政曾某樞密使李才小舍命王副樞賈僉院及指揮以

下悉以其樓船軍馬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太尉張

新時使士

誠出一族

以魂金使

太祖未克

首尾奉制

仗之坐守

吳會者正

天所以成

威濟之功

也

若非韓成
之死劉基
之呼上
亦瀕于危
矣述于利
害以深其
謀臨之死
生以從其
志上天
良有深意

定邊及楊丞相韓副樞乘夜以小舟竊發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走武昌遣使追之不及定邊等至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迺改洪都府為南昌府遣兵追陳理于武昌。○鄱陽之戰。上亦屢瀕于危。而後安。一日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上亦驚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連聲呼曰。難星過。可更舟。上悟如其言。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為敵砲擊碎矣。是役也。大戰五晝夜。將臣效忠死敵者。樞密院同知丁普郎。院判張志雄。統軍元帥宋貴。陳兆先。副元帥余永昌。文貴。王勝。李信。萬戶程國勝。千戶姜潤。鎮撫曹信等。凡三十餘人。

○時有周顛者建昌人年十四得顛疾行乞于南昌比
長舉措誦詠人莫能識每見人必曰告太平嘗至金陵
上弄出顛必前遮拜時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爲首上
厭之命沃以燒酒顛飲極多終不辭曰公寧能死我乎
命覆以甕積薪煨之火息啓視正坐晏然乃令居蔣山
寺轉益狂肆日撓競諸僧良不堪月餘僧白上言其
異嘗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上令僧更餓之因
闕顛空室中水米不入口旬有三日及遣問如故土
幸寺顛伏于道左以手畫地爲圈顛謂上曰你打破
一桶再做一桶既而王師征陳友諒上問顛此行何

如應聲曰好。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顛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搖手曰：上面無他底。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杖高舉趨前，作壯士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顛。顛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乃令衆挽舟，行不三里，風起，旣而迅颺，猛作，倏忽達小孤山。上諭衆聞顛言，輒來白。至馬當，見江豚戲波中，顛口水怪見，損人多。上聞之，怒令投顛于江。久之，衆與偕來。上曰：何不死之？衆曰：頻擲不能死。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顛整容飭衣。若遠行狀趨近。上前曲腰伸頸，謂上曰：你殺之。

上曰且未殺姑縱汝行顛遂去莫知所之後有人見顛
在廬山中有御製周顛仙傳○張士誠稱吳王以其弟
士信爲丞相

九月 上班師還告廟飲宴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
忠及俞通海等鑲金字牌八字班超群帥智遠師雄餘
賜金帛有差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
戰必得天時地利乃爲可勝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利
之便乃能勝之友諒兵據鄱陽先在上流而待我是得
地利矣况我勞彼逸今勝之誠所未喻 上曰獨不聞
古人所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乎友諒兵雖
如此議論不但閉于將略洞然道理皆而無以備也天縱之聖

衆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無功。不能
威侯時。今日勞于東。明日又馳驚于西。失衆心矣。夫兵
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而滅不振之虜。
將士一心。人百其豪。如鷲鳥傳擊。巢卵俱覆。此友諒所
以爲我破也。諸將嘆服。○上以陳理未下。自將征之。繇
建康至武昌。令諸將分軍四門。立柵圍之。永忠茂才于
江中。聯舟爲長寨。絕其出入救援之路。上曰。彼猶孤
豚。處牢中。欲出無繇。久當自服。若來衝突。慎勿與戰。但
堅守以困之。不患不下也。乃還建康。留常遇春總督諸
將守營柵。

皇明法傳全錄卷之二
三篇矣

十二月 上問武于鷄籠山還坐西苑召指揮華雲龍等論之曰今日所問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曰不知上曰陣勢武方或圓或縱或橫歛合布散倏忽往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爲衆以弱爲強逸已而勞人伐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莫敢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爲妙矣大抵兩敵相對在審其強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之用合宜應變之方弗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等其識之